

平 原 之 恋

村 晨

一串串树挂，
一束束梨花，
早晨，刚散了薄薄的雾，
象少女羞答答揭下面纱。

醒了，松嫩平原，
醒了，北方人家，
车老板晃动金鞭，
红婴儿抖出一天彩霞！

春在江南，路太远吗？
——算啥，算啥！
满载黄金的送粪车，
马蹄嗒嗒，马蹄嗒嗒……

快点儿接回她，
快点儿接回她，
雪原上辗出道道辙印，
春娃娃好落脚丫！

一串串树挂，
一束束梨花，
一幅淡淡的水彩画呵，
又点上了多少汗花鞭花。



诗 韵

绿风，从飞向天边的一朵云片，
轻轻抽回一条银线，
到这里巧妙地打出一个小结，
每个小结，都开出水灵灵的花瓣。

绿风，从含笑的花蕊，
悄悄扇起一阵香甜，
送给远处款款升起的薄雾，
隔着纱帘，太阳把车轮慢转。

松嫩平原上的小河人家，
星星点点，若隐若现，
豪放里透着江南的柔婉，
细腻里固有北方的旷远。

且莫把那农舍的红瓦红檐，
错当南国四月的桃花争艳，
细看那铺地的金云金霞，

却又真是江淮的油菜花儿黄灿灿。

姑娘扛锄走出农家小院，
多象摇着月影的翠竹一竿，
可她嘴里哼出的小曲，
不是采茶调，是欢欢快快的二人转……

难怪，唱惯的北方乡村诗韵，
在我的笔下竟然突变：
经过几代垦荒人的精织巧绣，
一点小河人家，就是一匹开花的锦缎！



拔节的乡村

七月。黎明。小河边。

那柴烟脱出的淡蓝呢？

那轱辘摇出的村歌呢？

只有盛满星星的打碗花，

依旧举着飘溢芳馨的杯盏。

早晨，这是

朝霞还没有打开羽翼的早晨。

昨日顶着盛暑，

走到农家歇凉的太阳——

留下可以储藏的热情，

留下金灿灿的歌，

今天，最早向主妇问候早安。

早晨，这是

垂柳还没有荡起秋千的早晨。

昨日踏着风车，

走到农家观光的小河——

留下几经净化的感情，
留下绿盈盈的歌，
今天，最早用浪花和主妇搭话……

柴烟告别了天空。
轱辘告别了扁担。
农家萌生的太阳灶和自来水，
不但生长出早晨的恬静，
也生长着顶花拔节的乡村！



酒

他把夕阳——

他把

生命的车轮，
推进小镇，
推进那片绿荫。

挑一面酒旗

摇曳着

桃花潭水的神韵，
——一枚桃花盛开，
半醉的“酒”字，似花蕊
泛动拦不住的春汛……

路宿小店，酒家

却不卖大梦沉沉，

一碗高粱酒

赠你北方的粗犷，

北方的泥土情深，

清亮亮的酒泉浪花
将喷涌出一个
跃马扬鞭的早晨。

这酒肆的主人
兴许真是汪伦的子孙！
从南方辗转 to 北方，
从乡村延伸到集镇。
如今，随着一声：
“好——酒”的叫堂，
那往日的坎坷和艰辛，
都化作了纷纷散去的烟尘。

——不仅仅这样啊，
农民正用自己酿造的甘醇
浸润小城钦羡的心！
假如太白诗魂飘然出塞，
不知该留下何等赠吟？

密密的青纱帐

北方，密密的青纱帐，
——晃呀，晃呀，晃，
月亮顺着光光的锄杆滑下垄沟，
太阳攀着庄稼人的肩膀爬上绿浪。

风儿来了，嫩叶唰啦唰啦，
多象小宝宝，哼呀学唱，
露闪亮亮了，银珠嘀哒嘀哒，
多象小星星，跳下跳上……

啊，青纱帐，似不似摇篮，
在蓝蓝的天空下悠荡？
骑着秫秸跑马城的孩子长大了，
童年的梦，留一枕高粱花香。

从父辈的手里接过这片平原，
也接过了金子一般的希望。
用青春的犁刀耕耘油黑的沃土，

描扬翠的田垄，写滴翠的诗行……

北方，密密的青纱帐，
——晃呀，晃呀，晃，
转眼，高粱穗子已喷吐霞彩，
漫天的红锦，千丈、万丈。

——给明天，裁一片纱巾？
——给生活，扯一件罗裳？
细看，每个挂满珍珠的穗子，
这年轻人的心呐，红得透亮！

泥 土 恋

打开的哪里是一包油黑的泥土，
分明是摊开了平坦坦松嫩大平原，
故乡的小溪水在心中缓缓流过，
故乡的荞麦花象雪片飘落桌前……

不管是离别故乡多久、多久，
不管是离开故乡已经多远、多远，
人生的第一步，总要从故乡迈出，
赤子的心呀，能不和泥土紧紧相连？

鸬鹚声声，啼化了北方白雪，
南风习习，拉开了春的窗帘。
婴儿的哭声打破了茅屋的沉寂，
我犹如小草在泥土中冒出了芽尖……

哦，高粱垛上飘过的洁白云朵，
可是我从故乡扬出的一叶征帆？
青春的双桨曾溅起多少爱的浪花，

理想的小船划破岁月的波澜！……

泥土的情意呀，多深，多重——

大平原不就是我生命的摇篮！

多想再听听童年爱听的蛙鼓，

多想再编编童年爱编的花环。

打开的哪里是一包油黑的泥土，

分明是摊开了平坦坦松嫩大平原；

一把黑土，就有一棵绿色的生机，

一片土地，就是一片绿色的春天……



台湾蜜*

宝岛的绿，在北方大平原
浓缩了，浓缩成团团落地的云，
——圆滚滚的台湾蜜，
挂着的露珠，象喜泪打湿了衣襟。

瓜皮上浓浓淡淡的花纹，
萦绕着阿里山果农的梦魂——
海峡隔不断思乡的路哟，
绵绵的，密密的，向前延伸。

许是托摇着银铃的信鸽吧，
将几粒种子衔到这小河之滨，
希望播进祖国喷香的泥土，
萌生的，能不是一片生命之春！

老瓜把式笑咪咪地叨着旱烟袋，
仿佛，大马车已在路上扬尘，
一车车的新瓜，上市早，

一声“台湾蜜”，喜煞多少人！

——绿云里，裹着甜甜的红月亮，

象刚刚出海，浑身湿淋淋……

品一品，尝一尝，可曾

辜负了台胞那颗颗回归的心？

• 来自台湾的一种优良西瓜品种。



关东烟花蓝蓝开

蓝蓝的烟花，
蓝蓝的烟花，
如云？如雾？如纱？
轻笼漫罩着
关东点点烟乡人家。

——远啊，
远在山海关外，
远在黑水之涯，
昔日苍凉的流放地，
今朝，别有一番田园诗话。

不象江南采莲女，
曲儿低唱，桨儿慢划；
关东的姑娘打烟叶，
跳着板凳，叽叽嘎嘎，
真是：烟儿也辣，人儿也辣。